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三十九回 賺花箋雙詞寫怨 調酒令四美弄情

素娥見阮氏等神情，早知其意，忙答道：「縣裡有兩位小姐，與愚姊妹情意相投，常時有人來往的，大娘娘但請放心！」鸞吹發放小童出去，水夫人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二小姐與姪女既為姊妹，則稱謂自應一體，即與小兒業有約言，然未行禮過門，不便遽改稱謂，還當待我以伯母之禮，與小媳輩姑嫂相稱為是。」素娥含羞不語。鸞吹道：「姪女還有一言正要稟明，姪女受二兄救命之恩，原以親兄相待，即不應有伯母之稱，今欲拜伯母為母，伏乞辱收膝下！」因命丫鬟重複鋪氈。水夫人道：「今人動輒拜認乾娘、義母，是我生平所最惡之事。大小姐發於感恩之念，固不可與此輩同日而語，然究有嫌疑。老身有一兩全之法：二位視我如母，我視二位如女，以盡二位之心。時俗母之稱女原有小姐之稱，老身也是這等稱呼，只不提起姪女二字便了。」鸞吹道：「姪女自幼失母，常懷刻木之恩，今見伯母如見母，即以母視伯母，正不忘母之意。兒意已決，總求慨許，就此拜認了。」因拜了八拜，起來親親切切的叫著母親。水夫人感其肫懇，只得受了，因吩咐紫函等俱叩見。鸞吹、素娥改稱大小姐、二小姐矣。水夫人道：「方才因議論稱謂隔斷了話頭，二小姐說縣中小姐常時往來，是何緣故？」鸞吹屏去婢從，目視紫函等，欲言仍止。水夫人請入房中，不叫丫鬟進去，阮氏便告便，自到田氏房中問病，單剩他姊妹二人在裡間屋內接膝而談。鸞吹把湘靈小姐才貌及任公欲許字素臣，因遍訪無蹤，小姐憂疑成病一段情節，細細述知。復因任夫人七夕來拜，女兒合妹子同去答拜，又與他兩位小姐結為姊妹，自此往來親密也。水夫人道：「虎女豈配犬子？況可辱以小星？此事斷不可行！」鸞吹不覺垂下淚來道：「娥皇女英，帝之二女，且同降於農夫；晉重耳以失國亡人，而齊秦大國俱以女為其妾媵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母親何獨拘於世俗之見？況任小姐因褻體於二哥之前，立誓終身不字。任公夫婦為此曲全之計，真個費盡苦心。若母親執意不從，則任小姐必無生理，豈不可憐？」說罷淚涔涔下，素娥鼻中一陣酸楚，也不禁淚落如珠。水夫人淒然道：「任小姐千金身價，才貌俱全，何以甘為妾媵，且致死生以之？大小姐之言，得毋已甚？」鸞吹道：「任小姐以守禮之心，酬報德之私，遂憐才之念，真屬得之則生，不得則死；前因尋訪二哥不出，憂鬱成疾。任夫人著急，親至女兒家中，再三訪問，知白又李係二哥改名。任小相始有起色。連夜差人進京，托洪長卿為媒，求締此姻。近日才知二哥被召，病勢漸漸輕可。若母親不允，二哥自不敢從，任小姐固無生理。任公夫婦愛女如命，這垂暮之年，也就不可保了。」說到那裡，鸞吹、素娥俱像死了親人一般，淚如雨下，幾乎哭出聲來。水夫人不知不覺落了幾點眼淚，太息道：「據大小姐說來，煞也可憐。但玉佳此番喜信即是禍根，已累二小姐空掛虛名；將來不知如何結局，今又拖泥帶水，累及任家小姐，愈增老身悲痛耳。」鸞吹道：「吉人天相，二哥將來必為朝廷柱石，祿位壽考，享福無窮。母親不必過慮，任家小姐得母親心許，實為萬幸。兒若通信與彼，包管他病體霍然！」水夫人道：「這個且慢，我因避禍而來，當十分慎密。俗語道的好，是個八口衙門，如何瞞得住眾人耳目？掩得住眾人口嘴？他病既漸輕，且待有玉佳信息再處。」鸞吹、素娥俱道「僅依慈命」。外面飯已擺好，便隨著水夫人出來。阮氏道：「好教婆婆歡喜，虧二姑娘一劑神藥，嬌嬌服下，肚中即時住痛，精神面色都著實好了。」水夫人喜極，復謝素娥。於是婆媳、母女歡然用飯。

到得晚乘，鸞吹備下三席盛席，後面古心夫妻父子共席；中間水夫人一席，鸞吹陪坐；西間田氏一席，素娥進去奉陪。田氏坐在床上，與素娥攀話敘情，慇懃致謝。素娥把田氏細看，但見：

骨瘦神凝，容莊貌肅。笑言不苟，曹大家之女宗；豐度天然，王夫人之林下。皎若冰壺在抱，玉是連城；朗然明月入懷，珠還照乘。鍾家禮，郝家法，環佩雍容；孟氏案，桓氏車，瑟琴靜好。帶圍寬處，豈因腹貯五車；鶴翅開時，定有駒行千里。

素娥暗忖：我相公貌若天人，非得如此端凝骨格，簡貴豐裁，如何配得上來？自顧娉婷，終是小家碧玉，抱衾與口，寧得致怨於命之不猶耶！此時素娥敬重田氏，百倍小心。田氏憐感素娥，十分加意，竟如久旱逢霖，他鄉遇故，早結下閨中師友，分拆不開了。席散後，素娥出去，與鸞吹陪著水夫人秉燭夜談，直至二鼓，伏侍水夫人安睡，方出就寢。明日，家中人來說，縣中又著丫鬟要親見小姐說話。鸞吹因是節日，須回家作饗，便去拜別水夫人及阮氏、田氏，吩咐申壽備席，晚間為水夫人合家歡宴，慶賞中秋，自與素娥告罪回家。見是湘靈貼身的丫鬟，名叫晴霞，致任夫人及兩位小姐之命，來送中秋節禮，因問湘靈病可全愈，晴霞道：「病是好些，那能全愈？夫人為此要請兩位小姐過去敘談半日，以解大小姐病中寂寞。」鸞吹道：「我與二小姐記掛你家小姐，原要來看他，一來因是節日，二來家中有事，不得工夫，過幾日來看便了。」當留晴霞茶點，賞發過去，忙差未能備禮答送。回來辦祭，在未公靈前作饗，就與洪儒說知水夫人到莊之事，再三囑咐道：「這姓孫的父親在日，與父親同年相好，受過他恩惠，因事來投，暫留在莊，你切不可洩漏風聲。」洪儒道：「姐姐說甚話來，做兄弟的蒙姐姐盡心教訓，感激不過，想起從前之事，懊悔嫌遲，還敢再做出來嗎？」鸞吹、素娥見他真心要好，俱各歡喜。

過了幾日，任公又差人來請，因要趕做幾件衣裙，補拜水夫人生日，並料理米糧日用，不得閒空，回了來人。以後又請了幾遍，直到九月初二這一日，諸事已畢，一心掛念湘靈，方得進縣，與任夫人及素文見過，同至湘靈房中，見湘靈小姐包著蓮帕，坐在床上，雖是消瘦，越覺娉婷，如捧心西子一般，好不可愛。鸞吹、素娥並坐床沿，與湘靈執手慇懃，共談闊懷。任夫人問素娥：「前日大小姐差人到吳江去，想已回來，文先生曾否回家？文太夫人起居安吉？乞道其詳。」鸞吹斂衽答道：「文兄尚未回家，文伯母合家遠避，竟不知所往。」任夫人失驚道：「文先生現奉恩旨，怎反合家遠避？」鸞吹道：「傳說是學院做對，文伯母遠避潛蹤。」任夫人道：「我已差人進京，已經月餘，杳無音信。想小姐處或有好音，豈知又是這樣！」因目視湘靈，見其愀然欲淚，就縮住了口，默然不語。鸞吹道：「古人天相，好事多磨。如今文兄是奉旨徵召之人，引見就有職業，不比從前，浪跡萍蹤，東西無定了。魚沉雁杳，必係洪長卿留住那邊，待文兄進京，面訂此姻耳，伯母但請放心。」任夫人道：「大小姐之言，真如明鏡，令我積疑頓解。我兒，你可放下愁腸，與兩位姐姐歡敘片時，我且去來。」夫人別去，湘靈小姐道：「妹子心事，與二姐姐一般。但二姐已有成言，只須守株待兔，妹子全無鼻鼻，何如海底撈針？空自望梅，終成畫餅，是所憂耳！」說罷潸然淚下。鸞吹把帕子替他拭淚，一面勸道：「賢妹不必悲傷，洪長卿與文兄至交，他若執柯，斷無不從之事。況文兄為人固知守禮，亦最多情，重義憐才，有如饑渴。前日見賢妹佳篇，伯母說的那一種驚喜憐惜之狀，豈有漠然之理？況以生平第一知心之友，為作蹇修，月下赤繩，一係即定，寧勞反手耶？莫說長卿，即愚姊進言，文兄亦必俯納。這段姻緣，包在愚姊妹兩人身上，斷無不成便了。文兄才品，妹所深知，他日花間分詠，月下聯吟，鼓瑟鼓琴，如魚如水，固屬美滿姻緣，只我這妹子與劉璇姑那一般我見猶憐的姿態，那一種溫存纏綿的情腸，與作閨中之友，也是難逢難遇。這等錦片前程，真足令見者魂銷，聞者耳熱，正該抖擻精神，把身子好起來，以慰父母之心，以享閨房之福，怎還作此無益之悲呢？」

湘靈聽了這一席話，如撥雲霧而見青天，幾月來塞在心口一堆壘塊忽然落下，拭於淚痕，深深致謝，便要整衣下床，素娥忙止住道：「賢妹久病神傷，未可遽勞。我們相好，勝似同胞，豈猶拘禮數耶？」湘靈也覺勉強不來，就便說了一聲「遵命」。素文道：「二姐姐從前也是清減，如今是容光飛舞，滿面憂滯之色都退盡了。大姐姐不覺面帶喜色，前日晴霞回來說，兩位姐姐家中有事，莫非東方姐夫那邊有甚喜事嗎？」鸞吹羞得臉泛桃花，素娥道：「姐夫下場回來，說文章做得錦繡一般，敢是今科高中。」素文道：「這是大姐姐了，怎二姐姐面上分外光彩？」鸞吹道：「文兄豹變期不遠矣，舍妹彩色，或是先機？大妹方才尚有滯色，這會就明潤了許多，恐亦非無因也。」湘靈、素娥俱垂頭發赤，素文道：「閒話休提，妹子有兩首俚句欲求斧政。」因在書架上抽出一本詩來，遞與鸞吹。鸞吹接來一看，見上面寫著「倚秋吟」三字，道：「是近作了，怎有這許多？人患才少，君患才多！」一面說一面揭看，卻被湘靈劈手奪去，一眼瞅著素文道：「我只認真是你的詩，要求教兩位姐姐，怎呈起我的丑來？」素文笑道：「妹子所作也算得詩，可入作家之目麼？姐姐既是不肯替妹子遮丑，如今沒奈何，真要呈丑了。」因向架上又取出幾幅花箋來，鸞吹

道：「且看了二妹的詩，再看大妹的。」素文把嘴一啾道：「這邊亮些。」鸞吹、素娥俱起身向窗門，並肩看時，湘靈又已看見，著急道：「二妹真是癡了，怎又把我的詩詞來獻醜，快些還我，姐姐，這是看不得的！」鸞吹道：「文章天下之公器，不論大妹、二妹，僅要請教的。」因揭起一紙，看時卻是一首古風，上寫著：

蛾眉不自惜，往往薄男兒。攬古發長喙，悠然動遠思。
老莊搜香冥，申韓窮口口；管子天下才，女閭毒以滋。
揚雄既失節，相如還入貲，徒傳子虛賦，空草太玄辭。
生徒環絳帳，侯門屈經師，賢良推上相，帝幄無冠儀。
摩詰鬱輪袍，韓口香奩詩，宛轉嬌繞口，狼藉同優俳。
柳州附叔文，八關爭妍媸；眉山媚釋氏，二程分澆淄。
文人類無檢，誰作中流砥？忽驚天上人，風流今在茲。

包羅諸子長，百行無一虧。坐懷魯柳下，辟佛韓退之，文章推李杜，氣誼篤陳雷。廓落千秋間，超邁絕等夷，悠然動遠思，長嘯心自悲。男兒詎可薄？顧影惜蛾眉！

鸞吹、素娥贊不絕口，鸞吹道：「非文兄不能當此詩，非此詩不足表文兄識超格古、氣厚情長。鬚眉讀之，橋舌不下耳！真足為蛾眉生色，更何可惜乎？」湘靈低垂粉頸，謙讓未遑，鸞吹又揭起一首絕句，素娥朗誦道：

深院金鈴護碧紗，東風吹不到名花。
漫憐寂寞春無色，長伴椿萱度歲華。

鸞吹太息道：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！千秋才女，當奉此為箴銘矣。可敬，可感！」看到下面是兩首詞，一首《秋花》，調寄《鬢雲鬆》：

露華寒，苔影皺，無力嚴妝，卻共西風瘦。冷煙疏雨黃昏，又不待紅飛，總是傷心候。傍桐軒，依竹牖，便得人憐，已落他人後。惟有月明情似舊，清影寒先，寂寞成佳偶。

一首《對鏡》，調寄《剔銀燈》：

兩咽蟲聲欲斷，獨自剔銀燈長歎，夜漏淒淒，紙窗寂靜，靠個影兒相伴。沉沉庭院，怎不敢夢魂都顛。一縷舊愁如線，閒看無端新怨，才到心頭，便來眉上，簾後黛痕成片。此情誰遣，只有個菱花常見。

鸞吹、素娥二人看第一首時，已含著兩眶眼淚，到看完第二首，不禁垂下淚來，鸞吹道：「讀妹兩詞，落予雙淚，如聽猿啼夜月，雁叫寒霜，恐河滿一聲，陽關三疊，無此酸楚也。憂能令人老，還望賢妹消遣則個！」湘靈淒其欲絕，素娥將羅帕拭乾兩眼，復去替湘靈拭淚，道：「妹子何自苦乃爾，你這一捻纖腰，怎當得閒愁萬種？自今以後，勿復作傷心語也！」素文懊悔道：「妹子本與姐姐作耍，要博二位一笑，不料反增傷感！如今不要看詩了，待妹子取琴來，請二位姐姐各操一曲，以解悶懷，卻不許彈那孤鴻別鵲，一切悲怨之調。」鸞吹道：「自先嚴見背，久不揮弦，指法生疏，豈能成調？」

正在推辭，外邊已送席進來，致夫人之意，失陪得罪。就擺席在床前，鸞吹、素娥東西正坐，湘靈、素文南北橫陪。湘靈面前設個空杯，鸞吹道：「大妹這病不比風火之症，三兩杯酒兒，還可飲得。」湘靈辭以胃中不和，恐起噁心，素娥道：「少飲和胃，有益無損，包管吃一杯下去便覺神旺。」素文取過骰盆，斟一杯酒，送與鸞吹，道：「姐姐行起令來，酒令嚴於軍令，便辭不得了！」鸞吹道：「這個有理。但我在服中，不用骰子，猜一字迷罷。我們僅是半杯，大妹只消一二分見意。」因討一張花箋，寫出幾句遞與湘靈。要順將下去，猜著的，即用紙密書藏好，一杯不吃；猜不著要吃三杯，不寫藏掌者，也是三杯。令畢開看，不許洩漏。湘靈接看，見是長短句兒，上寫著：

個人兒，撇下十年。一劍淚灑窗櫺，離合處，巫山忽見。深掩案頭書，錯認口娥面。憶真娘，無足難行，光陰荏苒，草經霜愁，到秋時變。累夕長吁，整青衫，常覺心兒戀。

湘靈看到一半，微微含笑，看到結句，嫩臉微紅，道：「我說是甚字迷，大姐姐怎生作耍人也。」說罷便要揉那花箋，鸞吹一手奪去，遞與素文，叫晴霞快斟三杯酒來，湘靈不飲，鸞吹道：「不寫藏掌內，便是三杯，還可揉碎乎？論理，該罰十杯才是。」湘靈只得慢慢飲去。素文看了幾遍，才瞅鸞吹一眼，將紙寫出，疊在掌中，轉遞素娥。素娥看了兩遍，微笑一笑，也將紙寫出與素文，同送鸞吹。鸞吹看時，都寫著「任湘靈小姐直恁多情」九個字兒，笑向湘靈道：「愚姐可算得一個知心麼？」湘靈道：「大姐姐不是好人，妹子中你計也。但那『深掩案頭書』一句，畢竟不妥，所掩者不止案頭矣，該敬一杯。」鸞吹道：「我原加一個深字，妹子吹毛求疵，大有挾嫌之意，該敬一杯！」

素娥、素文調停，各飲了一杯。湘靈復送令與素娥，說：「二姐姐，你是好人，不可更施暗箭。」素娥笑道：「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，愚姐何足論心？」因起身向鸞吹告罪，也不用骰子，將盤中月餅，拈一個放在桌上，說一句「剔團口明月如圓鏡」，舉酒飲畢，順及素文。素文忽然想起，叫晴霞滿斟一杯送與鸞吹，鸞吹不解其故，素文道：「大姐姐今是順行，因何先遞與妹子，不該奉敬一杯麼？」鸞吹笑道：「真是為法自弊，我怕大妹揉碎，不暇致詳，故就近遞與二妹，情有可原。若必欲見罰，則二妹既受愚姊，又與舍妹，與受同罪，該敬兩杯了。」素文道：「大姐是令官，不合誘人犯法，該收回三杯，共敬四杯。」素娥笑道：「這不打下了酒官司麼？」素文道：「二姐姐慣打官司，自有官府辨明，怕他怎的？」湘靈瞅了素文一眼，主張鸞吹兩杯，素娥、素文各一杯。素娥脹紅了臉，必要罰素文三杯令酒。也是湘靈主張減去兩杯，各人飲畢，素文指著一碟鮮藕說是：「因荷而得藕？」鸞吹笑道：「二妹卻道不得有幸不須媒也，索請出洪長卿方得佳藕。」素文羞得要死，不敢還話，鸞吹將牙箸蘸著一碟桂花糖，說道：「向蟾宮折得桂枝香。」一面舉杯而飲，卻引得湘靈、素文都笑起來說：「好姐姐自作佳識，要奉賀三杯，為姐夫預慶。」鸞吹紅了雙頰，百不肯飲，只得罷了。

臨末輪著湘靈，湘靈先因素文說及官司，怕素娥著惱，後因嘲笑鸞吹，逼勸飲酒，倉卒中不及預備，又怕素娥罰遲，隨手拈著一顆西瓜子兒，說道：「恁心中橫躺著個仁兒。」鸞吹大笑道：「念念不忘，大妹情見乎辭矣，奉敬三懷，聊解心頭之結。不然便須向慧心中請出文兄來，代大姊消這酒也。」素娥、素文也不禁嘖然而笑。湘靈臉上一朵朵泛出桃花，好生惶恐，勉強要罰鸞吹，鸞吹道：「令外囉嗶，方是吵令；就令剖白，如何算得？」各不肯飲而罷。素娥便送盆與湘靈，湘靈謙是主人，仍送鸞吹，鸞吹道：「愚姊們已占過了，何必客套？」湘靈收盆告罪，說道：「妹子也只一句。現在四人列坐四面，只看酒杯所照便了。」因舉杯照著鸞吹道：「東方千餘騎。」鸞吹覺著，低垂粉頸，卻難於議罰。湘靈微笑乾了酒，順與素娥。素娥照著素文，說是：「每依南斗望京華。」素文笑道：「二姐之望京華，至於每依南斗，直所謂念念不忘，情見乎辭者矣！」素娥亦覺腴然。素文即照素娥，說一句：「青鳥西飛竟未回。」素娥道：「這詩是說司馬長卿，二妹休錯認作洪長卿。」素文急得要哭，素娥方縮住了口。令至鸞吹，鸞吹舉杯照著湘靈，忍笑不住，念一句：「渭北春天樹。」念完把酒飲下去，正到喉中，恰好要笑出來，這酒便往上一泛，幾乎噙出口來。湘靈覺著詫異，細把那句詩體味，卻想不出。素娥、素文亦俱不解，請問好笑之故。鸞吹帶笑向湘靈道：「我這一句上顧首句首字，下歇末句末字，就是妹子說的『恁心中橫躺著』那個人兒也。」湘靈然後知道把文白二字來答他東方之嘲，發起急來，必要罰鸞吹三大杯。素文幫著要罰，說：「投桃報李，雖怪不得大姐姐，然作此隱語未免過於刻深。大姐姐如不肯飲，須把東方姐夫姓名也隱著一句詩兒自嘲才罷，不然就要民變。」鸞吹沒法，只得飲了一滿杯。

輪著素文行令，素文不肯，鸞吹、素娥先干求令酒，素文道：「妹子稟過，要用骰子行令，姐姐們不遵就不敢行。」鸞吹笑道：「這是有挾而求了，但只可妹子自擲，愚姐們卻不便。」素文道：「妹子代擲，姐姐報數，何如？」鸞吹只得應允。素文斟杯吃完，道：「此非令杯，乃告僭妄之罪。」因捉起骰子，擲出一個兩二、一麼的五奪錢來，將纖指逐顆拈過，急口念道：「一拈是

個一，江淹夢授生花筆；兩拈是個兩，玉芙蓉透仙人掌；三拈又是兩，合住蓬萊與方丈；四拈是個五，西望瑤池降王母；五拈又是五，猶似霓裳羽衣舞；六拈又是五，笑指麻姑乞麟脯。」素文念到那裡，又把六個骰子捉著對兒，如紡車般旋轉過，一邊口裡念：「一兩是個三，山在虛無縹緲間；兩兩是個四，口來只共雙成戲；兩五是個七，玉容花貌膚如雪；五五是個十，六宮粉黛無顏色；五五又是十，飄然遺世而獨立。」念完，將盆遞與鸞吹，說著一個順字。鸞吹道：「後生可畏，怎想出這等令來？手口心眼要一時俱到，又要一氣呵成，這斷不能，是要梗令的了。」素文道：「妹子告稟過，原說不敢，姐姐許了才行的，怎反取笑起妹子來？」素娥道：「不是取笑，實在煩難。最然是這一口氣，要多轉幾口氣兒，也還來得。」湘靈道：「我病中氣促，妹子你可改作一句一口氣罷。」素文道：「這便沒酒吃了。姐姐便是這樣，大姐、二姐卻要一口氣兒。」

鸞吹、素娥再三爭到兩口氣念，於是素文代鸞吹擲骰，恰擲出一個順不同來。素文一面拈轉，鸞吹一面念道：「一拈是個一，自是君身有仙骨；兩拈是個兩，天門日射黃金榜；三拈是個三，日繞龍鱗識聖顏；四拈是個四，金勒馬嘶芳草地；五拈是個五，金闕曉鐘開萬戶；六拈是個六，書中自有千鍾粟。一兩是個三，陽春一曲和皆難；二三又是五，沾衣欲濕杏花雨；三四又是七，春風得意馬蹄疾；四五是個九，帝錫靈文開二酉；五六是十一，手捫青天弄白日。」鸞吹念完，素文道：「要奉敬七杯：骨字、難字走韻，兩杯；一曲一字、二酉二字，添出兩個數目，又該兩杯；一兩是個三，該念一兩又是三，三四又是七，該念三四是個七，又兩杯；再多換一口氣兒，又該一杯，共是七杯酒兒。」鸞吹道：「你雪字也走韻，怎罰得我來？」素文想了一想道：「哦，這便罷了，那別的卻沒說頭，五杯是要敬的了。」鸞吹要素文收回兩杯，素文不肯，湘靈道：「妹子陪了兩杯罷，你的杜撰句多，怎比得大姐？」素文道：「大姐是有名宿將，妹子是無名小卒，怎好比起？但大姐之句，又是賣弄姐夫，還該吃賀喜的酒哩！」鸞吹道：「因賢妹自道玉容花貌、遺世獨立，故愚姊說一個風流才子、得意看花者以對之。長卿，長卿，不知你意中可有這般佳偶哩！」素文發極，必且要罰鸞吹七杯，再賀酒三杯，吵令三杯，自己陪兩杯；湘靈、素娥俱劈著鸞吹五杯，素文兩杯。四人正在調笑，只聽得一陣腳步聲響，許多丫頭僕婦擁著任夫人直跌進來。四位小姐驚慌無措，急看任夫人時，滿面愁容，滿眼流淚，滿口歎氣，滿身發抖，四位小姐齊吃大驚。正是：

忠臣未做刀頭鬼，美女先飛席上魂。

總評：

鸞吹、素娥淚如雨下，水夫人亦至落淚，則衙門雖敞，但當囑鸞吹等百倍慎密，勿致漏泄，急通一信，以慰湘靈。何以必俟素臣回家？讀者止知水夫人之密之又密，惟恐害成；而不知其深慮素臣極言得禍，不忍於素娥外復扯一人入局，空掛虛名也。故云「今又拖泥帶水累及任家小姐」，「愈增悲痛」，並且「待有玉佳信息再處也」。若但以慎解之，辜負作者苦心多矣。

田氏之賢，散見全部。此回以前亦已略見一斑，而半截骨格未經發露，故特於素娥眼中出之。素娥身分極高而自謙小家碧玉，則田氏可知矣。唐詩云：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」此即「更上一層」之法。

鸞吹放口擔當湖靈姻事，為已得水夫人口風也。在湘靈等聽之卻絕不觸耳，所以為妙。

從素文眼中看出鸞吹、素娥面色，為後回淑媛悟道伏筆也。卻妙在東方下場、素臣豹變。兩解隨手遮過。美人細意熨貼平，裁縫減盡針線跡。讀者切勿賞著鴛鴦，自得其秘。

湘靈古風，學正識超律嚴格渾，可為閨閣第一人手筆。七絕暨兩詞不過凄其欲絕而已，然是足感人，讀之輒為酸鼻。

回目明標「四美弄情」，見情由弄生，非正情、非奇情、非俗情，輾轉搏弄而生，極趣、極雅、極諧、根幻之妙情也。鸞吹有東方可弄，素娥、湘靈有素臣可弄，獨素文無可弄者，四美不缺其一手？作者忽撰「因何得偶」之一言，牽出洪長卿，更就洪長卿牽合司馬長卿，遂使素文羞得要死、急得要哭。弄情於無可弄之人，豈非絕世交情。弄素文，三用長卿，而素文之媒終歸長卿。伏筆至此，神化極矣！鸞吹雲：「不知長卿意中可有這般佳偶。」則並不足稱佳偶之洪儒亦呼之欲出，尤屬極神化之伏筆。